

沙林習仇歌

沙林恩仇录

杨 青 万文周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

黄冈报社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2插页 280千字

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武汉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3,100册

统一书号：10355·869

定价：2.60元

内 容 提 要

知府搜求，为咸丰帝祝寿；何六为虎作^伥，趁火打劫；李大刀侠义相抗，血染沙林。从此，何、李成仇，几世相传。仇家争斗，交织着儿女情爱，百年相因，推演出一场当代闻名的大暴动。暴动耶，盲动耶？权威人士争论多年。读者诸君，且不管这些，自来看这部大刀火枪，诡计谋略，恩恩怨怨；一面是英雄气壮，一面是儿女情长，情节曲折生动，富于乡土气息的恩仇录。

目 录

第 一 回	血染杏花	(1)
第 二 回	烈马回头	(11)
第 三 回	五柳井畔	(25)
第 四 回	大雪茫茫	(44)
第 五 回	祸从天降	(61)
第 六 回	玉兰遇险	(74)
第 七 回	仗势欺人	(90)
第 八 回	拦车惊敌	(103)
第 九 回	挺身而出	(117)
第 十 回	父子密谋	(128)
第 十 一 回	喜忧难定	(140)
第 十 二 回	误中奸计	(153)
第 十 三 回	直言辩冤	(166)
第 十 四 回	再起波澜	(179)
第 十 五 回	重返故里	(198)
第 十 六 回	初试锋芒	(213)
第 十 七 回	刘刚指路	(228)
第 十 八 回	托诗寄情	(245)
第 十 九 回	林中决策	(262)
第 二 十 回	一枪二命	(278)
第 二 十 一 回	粗中有细	(290)
第 二 十 二 回	出其不意	(306)

第二十三回	情意绵绵.....	(321)
第二十四回	狼窝除害.....	(335)
第二十五回	小将行动.....	(351)
第二十六回	将计就计.....	(365)
第二十七回	三盏红灯.....	(378)
第二十八回	弃暗投明.....	(391)
第二十九回	机密泄露.....	(405)
第三十回	沙林歼敌.....	(421)
尾 声		(440)
后 记		

第一回 血染杏花

公元一九三五年。

在一大片沙地果树林的南端，冀南三县交界的地方，有一个三百来户人家的村子。村东紧靠一片杏林。阳春三月，密密匝匝的杏树上满是深红的蕾，粉色的花，透着醉人的芬芳。傍晚，天边的云彩轻轻飘过，象是从这浩瀚的花海中捞出来的一般，红得那么娇艳。轻风吹送着彩霞，缓缓移动，渐渐逝去。再一看，何曾逝去，那天上的红霞骤然降落村头，染红了那大一片杏林！啊，多美的杏花！人们就把这个村子命名为杏花村。

杏花村是美丽的。但杏花村的人们生活得好苦哟！多少年来，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：

杏花村，杏花儿红，
村东村西大不同：
村西砖瓦一片青，
村东屋破透着缝；
村西天天有酒肉，
村东夜夜怕北风。

在村西的砖房中，有一处最高最大的宅院，两排高高的

院墙，青砖到顶，威威势势，占了整整一条街。从西面进村的人，老远就可看见这处院子，却遮去了杏花村的半个村庄。这就是全村的首户、全县闻名的何家大院。有这么一个传说：一位外地来客，进了县境就打听杏花村，撩了多半天也打听不清，后来一提何家大院，就处处有人指引他。

这个何家大院，也有一首歌谣：

何家院，百家怨，
杏花村上鬼门关。
何家大院催租债，
穷人膏脂全榨干。

……

在清朝，杏花村还只有一个何家小铺，掌柜的叫何六，是个“小事不要脸、大事不要命”的无赖。他开的小酒铺，不过是个幌子。在临街的外屋，他用土坯垒了一个柜台，放几个酒坛子，备几样下酒的小菜；柜台外摆一张油漆脱落的旧八仙桌，几条放不稳、倒不了的长板凳，雇了个伙计照应门面。顾客多少，盈亏如何，并不计较。他刻意经营的是后面那几间屋子，窝娼引客，聚赌抽头，偷鸡摸狗，坐地分赃，什么坏事都干。他通过这些勾当，结交了一批狐朋狗友，仗势欺人，横行乡里，大伙叫他“地头蛇”。也不知他钻的哪个门洞，竟和县衙门里人称“花狐狸”的花师爷勾结上了。这两人臭味相投，一拍即合，还磕头换了帖子，称兄道弟，过从甚密。从此，“地头蛇”又加了一个包揽词讼的营生，“花狐狸”也多了一个捞钱的门路。于是，在杏花村

一带，人们见了何六就象见了疯狗一样，都躲得远远的，就连村里的老财也要让他三分。

清朝咸丰十年六月初九，是文宗皇帝②的三十寿辰。这年的正月，皇帝老儿就颁发了这样一道诏书：

先朝寿节有告祭之礼，升殿之仪，本年勿庸奉行。外吏、外藩并傳來京祝嘏。

唐知县是花钱买来的官，肚子里文墨不多，接到诏书，揣摩了半天，连啥叫“祝嘏”都没有搞明白，赶紧把花师爷请来。“花狐狸”双手捧着诏书，拜读了一遍，然后用三个手指拈着颌下的胡须，琢磨着诏书的真正含意。

唐知县见花师爷也沉吟不语，有点着急，问道：“这‘祝嘏’二字，作何解释？”

“花狐狸”有意卖弄一番，摆晃着脑袋，念道：“诗曰，‘天锡公纯嘏，眉寿保鲁。’就字面解释，祝嘏者，祝寿之谓也。如就其含意解释，祝嘏者，将口袋塞得鼓鼓囊囊之谓也，就是多送寿银、寿礼的意思。”

唐知县张开的嘴半天合不拢，连连摆手说：“御意恐怕不是这样。分明是说不用‘祝嘏’，皇上是金口玉言，咱们可不敢胡猜。”

“花狐狸”侍候唐知县好几年，摸清了他的五脏六腑，知道他是怕破费银子，便劝告他说：“老爷可曾想过，皇上

注：①咸丰十年，为公元一八六〇年。

②文宗皇帝名奕訢，咸丰是他的年号。

六月的诞辰，正月就发诏书，个中奥妙何在？老爷可曾见过，戏台上的那些贪财的角色，哪一个不是口里假说不要，却张着袖口去接银子，‘不要、不要，银子往袖子里掉’，这个财是要破的。”

唐知县沉吟了一会，解释说：“我可不是怕破费银子，是怕好心搔痒，搔错了地方，反挨一蹶子”。

花师爷眯缝着眼，嘴往唐知县面前凑凑，低声说：“老爷，这不是赔钱的买卖，而是赚钱的生意，可以借此机会，捞它一把。咱们可是得放手时且放手，能捞钱的就捞钱。”

唐知县听说能够捞钱，顿时喜笑颜开，连声叫起好来。两人经过一番密议，便以给文宗皇帝祝寿为名，立即吩咐下去，按人头摊派，每人白银五钱，限期一月交清。差役也乘机敲诈，催逼十分严紧。老百姓自是怨声载道，敢怒而不敢言。

寿银摊派到杏花村，经过层层加码盘剥，已是每人一两三钱。因是村西的富户当权，他们背地里一合计，村东的庄稼户加到每人一两五钱。眼前正闹春荒，穷庄稼户哪能拿出这许多银钱来？差役们和富户勾结起来，三天两头地来催。每来一次，不是拿几匹布，就是抓几只鸡，搞得鸡飞狗叫，人畜不安。如有一言不合，便随意打人抓人。村东的何大虎，被打得吐血，三天就死了；王家的小寡妇，走投无路，改嫁走了；李老栓被逼得悬梁自尽，撇下老小五口，日夜啼哭。

这么一闹腾，在杏花村惹恼了一个人。此人名叫李大登，四十来岁，高大身材，浓眉大眼，虎背熊腰，不仅是个好庄稼把式，而且从小喜爱武术，练就了一身拳脚功夫，

七、八个人近他不得。特别是要得一手好刀、他那口祖传宝刀，净重四十八斤，挥舞起来，如同风车飞转，只见一片银光闪闪，不见身影，人称“李大刀”。年轻时，有些人劝他去应武试，凭他超群武艺，准能中个武举人，可以谋得一官半职。李大登只是淡淡一笑。他想：遇上这种世道，求什么官，谋什么职，谁替他皇帝老儿卖命！他练武艺，为的是不受欺侮，图的是保护乡邻。如今果真欺到老百姓头上来了，打杀了何大虎，逼死了李老栓，使他忍无可忍，决心出头反抗。乡亲们早就满腔怨恨，苦于无人挑头，如今李大登挺身而出，自是一呼百应。大伙齐呼：“跟着李大登，齐心抗寿银！”“要想能活命，跟着李大登！”众人齐心反抗，差役们不敢轻易来了。

唐知县得知此事，十分恼怒。一则不肯将眼看到手的雪花银就此丢掉，二则不能在百姓面前失去威严。和花师爷一计议，便派了一伙兵丁到了杏花村，舞刀弄枪，吆五喝六，想着这样吓唬一下，老百姓准会俯首听命的。哪知道李大登一身虎胆，全然不把县衙门放在眼里，几十个兵丁更是不在话下。他把大刀一抡，使出几个解数，寒光闪闪，威气逼人。那伙兵丁本来就是仗势欺人，只会装模作样，没有什么真实本领。一看李大刀那个架势，已是吓得胆战心惊，唯恐交起手来，吃饭的家伙被大刀搬了家，哪里还敢抵抗，来了个腿肚子朝后，抱头鼠窜而去。

唐知县闻报，气得白眼直翻，连问花师爷有何妙计？“花狐狸”笑笑说：“这有何难，想那村民乃是乌合之众，不堪一击。只消派三五百人去，不愁他们不服，”唐知县依计立即调集了六百官兵，风风火火地开到杏花村，决心把农

民的反抗镇压下去。李大登也早有准备，听说大队官兵到了，便带领村民拒敌。官兵仗着人多势众，开头倒也气势汹汹。但经不住村民们齐心奋战，舍命相拚，加上李大刀武艺出众，村头一战，官兵被砍死二十多个，大败逃走。

唐知县一看狼狈逃归的败兵，犹如一盆凉水浇头，一连打了几个寒噤。更怕这事传到皇帝耳朵里，怪罪下来。因此，他见了花师爷，就一迭连声地埋怨出兵一举太莽撞了。

“花狐狸”自称足智多谋，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宽慰唐知县，说：“老爷不必担忧，李大刀一介匹夫，有勇无谋。看来，只可智取，不可力敌。我现有一计，如能把杏花村的何六请来，此事便可成功。”

唐知县心中无主，只好依言，派人悄悄地将“地头蛇”何六请到了县衙。

何六和花师爷是拜把兄弟，也少不得和唐知县见过几回。来了以后，寒暄了几句，就在唐知县的书斋里摆上了酒宴。摆的是上等鱼翅席，十分丰盛，作陪的也只有花师爷一人。何六是闯荡江湖、见过场面的人，一看这种席面，就知道今天的事非同一般，估摸着和李大刀抗银一事有关。果然，酒过三巡，唐知县说过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以后，讲起杏花村抗寿银、打死官军的事，何六漫不经心地应着。花师爷知道，何六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角色，只好在一旁把话挑明：

“老弟，在对付李大刀抗银的事情上，咱们是唇齿相依、利害与共，你可不能袖手旁观，隔岸观火哟！”

唐知县接着花师爷的话头说：“李大刀如此胡作非为，实是心腹大患，本县决心剪除，还望何六先生助一臂之力。”

力。”

何六两只眼珠一转，打着哈哈说：“贵县令文有花师爷，武有众官兵，剪除一个李大刀，那还不是坛子里面捉乌龟——手到擒拿。”

唐知县见何六有推脱之意，急了，赶紧说：“何六先生不可推辞，事成之后，本县决不会亏待你的。”

何六摸到了行情，眼见发财的机会来了，但表面上并不流露出来，夹了一大箸菜，一口吞了下去，说：

“承蒙县令看得起俺，那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有用得着弟兄的地方，尽管吩咐。”

花师爷呷了一口酒，语调缓慢地说：“李大刀颇有几分武艺，如用武力剿除，他势必抵抗，一旦大兵压境，恐怕玉石俱焚，枉杀无辜。咱们太爷上体好生之德，下念黎民之苦，不忍大动干戈。故请老弟前来商议，想请你在村内下手……”

何六一听，嘴，是要自己下手啊，但不知价格如何。便故作为难之状，“唉”了一声说：“这就难了，俺和那帮穷小子都在一个村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实在是……”

花师爷向唐知县使了个眼色，唐知县会意，便喊了一声：“来人哪！”

喊声一停，两个衙役捧了五百两足色纹银出来，唐知县向何六一拱手，说：“这是一点微薄意思。事成之后，本县还有重赏。”

何六瞧着这一堆白花花的足色纹银，脸上堆着笑说：“这倒不必，这倒不必。”

花师爷举起酒杯，说：“老弟刚才说过，咱们一家人不

说两家话。来来来，干掉这一杯，预祝老弟马到成功！”

何六也举着酒杯站了起来，哈哈一笑：“俺是却之不恭，受之有愧，只好恭敬不如从命。”

三人一饮而尽。唐知县慢慢放下酒杯，瞅着“地头蛇”，不无担心地说：“咱们彼此不是外人，用不着客套。只是这事，事关重大，又有几分棘手，不知何先生有何妙计。”

何六抹抹嘴唇，诡谲地一笑：“这事不难。俺开的是酒铺，这一个酒字就可以大做文章。”然后将嘴凑在两人耳边小声咕哝了一番。

花师爷用三个手指拈着下颔的胡须，眯缝着眼，边听边摇晃着脑袋，听毕，抚掌大笑，连说：“妙哉，妙哉！”

何六端着酒杯，借着三分醉意，露出他的贪心，说：“老爷的厚赐，俺是永远铭记在心。老爷为官清正，两袖清风，事成之后，俺也不能再让老爷破费银钱。如果能给俺几亩土地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唐知县只怕要钱，不怕要地。银钱是自己的心头肉，土地是百姓的命根子。只要不从自己身上割肉，就是绝了百姓的命根子，也绝不会皱一皱眉头。便满口答应说：“这有何难，只要遂了本县心愿，杏花村的土地，任凭挑选！”

何六善于察颜观色，跟着哈哈一笑，站起身来，大声说：“好，痛快，干了这一杯！”

与此同时，杏花村也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。村头、炕边，十个一群、八个一伙的庄稼人，聚在一起，绘声绘色地谈论着李大刀勇退官兵的故事。人们一高兴，就少不得要光顾何家小铺。特别是那些参加了打退官兵的小伙子，更是要痛饮几杯。何家小铺也显得特别热情，过去三个铜板只能买

一杯酒，今天三个铜板一海碗，五个铜板灌一壶。小铺的伙计说：

“俺东家说了，大伙昨天打了胜仗，应当好好庆贺一番，酒喝完了再来打，算是对大伙的慰劳。”

果然，大家喝完了，又去何家小铺，重新沽了酒，买了大包的五香干子、卤牛肉，在李大登家里聚会。李大登是个大胆心细的人，知道事情并没有了结，官府很可能进行更大规模的围剿。他已经横下一条心，既然反抗，那就反抗到底。实在逼得走投无路，就学那昔日的李闯王高举义旗，闯出一条活路。他一面派人在村口瞭望，一面告诫大伙不要贪杯，提防官兵再来。

有人大大咧咧地说：“瞎，已经较量过了，官兵没啥了不起！”

也有的说：“大登的话有理，还是小心为妙。”

可是大伙正在兴头上，一喝起来，那里节制得住，少不得猜拳行令，一醉方休。李大登本想不喝，禁不住大伙左劝右劝，只好饮了两杯。不多一会，忽听有人“哎呀”一声，栽倒在地。接着咕咚、咕咚又有不少人昏倒。李大登一惊，莫非有人在酒里下了蒙汗药么？正在惊疑不定，又听门外登登一阵慌乱的脚步声，在村口瞭望的人进来报告，村外来了大队官兵。李大登情知中计，不由浓眉倒竖，怒眼圆睁，倏地站起身来，只觉脑袋一沉，眼前乱冒金星，顿时天旋地转，大叫一声：“不好！”伸手抓起大刀，想要冲出门去，踉跄几步，一个趔趄，眼前一黑，便什么也不知道了……

俗话说，蛇无头不走，鸟无翅不飞。李大登一倒，村里象烧滚了的一锅粥，到处乱哄哄的。官兵乘虚杀进村来，有些

人想要抵抗，已是措手不及。仓促应战的，不是被杀害，就是被砍伤。官兵象群吃红了眼的饿狼，逢人便砍。从正午杀到黄昏，到处倒着死难的庄稼人。李大登家里最惨，几乎无一幸免，只有一个小儿子，不满周岁，因为生得黑，就叫黑旦，被大登的本家叔叔成山大伯藏了起来。替李大登保留了一脉香烟。

这场阴谋以后，唐知县派花师爷将“地头蛇”何六请到县衙，欢宴了七天。临走，唐知县又送了他几锭银子，特地允许他可以指名要他，跑马圈林。“地头蛇”回到杏花村，县衙里就在村里出告示：凡是参与抗击官兵的人家，地产统统充公，交何六经管。这一下，何六霸占了几百亩土地，几十里沙林，成了一个暴发户。不到两年，“地头蛇”拆了何家小铺，修起了何家大院。新房落成的那天，唐知县派人送来了一块金字匾额，上书“德泽邻里”四个大字，悬挂在高大的瓦门楼上。可是，纸包不住火，“地头蛇”暗使蒙汗药，害了李大登一千英雄的劣迹慢慢传了出来，杏花村一带的庄稼人无不咬牙痛恨，见了这块匾，更是怒火中烧，骂道：“什么德泽邻里，分明是祸害百姓！”一天晚上，有人爬上瓦门楼，冲着那块匾狠砸了几锤，震得哐哐响，等到何家大院派人出来，砸匾的人早跑了。第二天再看那匾，“德”字下面那个“心”没有了。大伙都说那几锤砸得准，何家大院就是没良心。以后，何六把那个“心”字补上了，重新刷了金，不知是金子的成色不好，还是刷金的人弄了点手脚，时间一久，金色变成了黑色。大伙很是开心，说是上天有眼，看得分明，何家大院的心就是黑的。

第二回 烈马回头

光阴易逝如流水，物换星移几度秋。

从清朝到民国，“地头蛇”何六早已不在人间，何家大院却依然吮吸劳动人民的血汗，一日富胜一日，成为土豪劣绅的世家。

何家大院这一代当家的，名叫何福有。此人是个浪荡公子，大概由于遗传的缘故，很有一些“地头蛇”的习性。从小不爱读书，偏喜欢吃喝嫖赌，广交酒肉朋友。他爹为了让他光宗耀祖，逼着他读了十几年洋学堂。名义是读书，其实是鬼混，学业成绩自然很差，初中毕业不懂得分数，高中毕业写不出一篇像样的作文。他爹仗着有钱有势，送他上了法科大学。俗话说：狗改不了吃屎，猫改不了偷腥。何福有在大学里照样不肯好好念书，白天上课时不是打瞌睡，就是偷偷看些下流书。到了晚上，他却精神百倍：赌钱宿娼。和他一起这么鬼混的，还有两个人，一个叫马家禄，一个叫荀子才。这三个人成天形影不离。到了他们毕业的那一年，也就是民国十四年，他们仿效古人桃园三结义的故事，也在桃树跟前，燃烛焚香，对天盟誓，磕头拜了把子。何福有三十二岁，年龄最大，尊为兄长，以下是马家禄、荀子才。马家禄的爹是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的要员，他毕业后，通过他爹的活动，先在河北省高等法院当了几年推事，以后回到本县当了

县太爷。苟子才的爹是个东洋买办，毕业后，被他爹送到日本留学去了。在校形影不离的何、马、苟，这下要分离了，马二拉何大到省高等法院去，苟三劝他一起去留洋。何福有的爹刚好在这一年一命呜呼，他哪里也不想去，决心把何家大院振兴一番。于是，他回到杏花村，当了世袭财主。

何福有生得高大肥胖，脸面白净，五官端正，眉毛细长，眼珠发黄，大分头，全是洋学生装扮。外表上颇象个仁人君子，但他一当家主事，就显露出他那阴险狡诈、心毒手辣的本色来。他除了袭用祖传的大斗、大秤进、小斗、小秤出这些一般的剥削手段外，以善于算计见长，鬼点子特别多。他那黄浊浊的眼珠子一转悠，就出一个害人的点子，轻则弄得你钱财受损，皮肉受苦，重则整得你倾家荡产，家破人亡。加之他交结广，朋友多，上至官府衙门，下至流氓地痞，都和他勾勾搭搭。他还仗着马二在高等法院当推事的关系，也继承起“地头蛇”的衣钵，捉弄刀笔，包揽词讼。凡是他存心要算计的人，不死也得脱层皮。群众对他是又恨又怕。大伙按照何福有的谐音，叫他“活不久”。他当家主事不久，就传开了一首歌谣：

提起何福有，人人气得抖。

脸带三分笑，心肠赛豺狗。

好事不沾边，坏事样样有。

善恶终有报，定是“活不久”。

“活不久”当家的第三年，是个大旱之年，赤地千里，寸草不生，夏秋两季，颗粒无收。逃荒的人结队而去，饿死